

花清果之獻，致祭於孫連軍亡將士之靈曰：征蓬敵野，飛雪浮天，羽書電報，戰報風傳，胡馬南渡，雄馳九首，敵勦陞山，義為寇數。嗟爾將士，奉命宣過，長城飲馬，絕庫控弦，斥旅傳驚，長鼓奔突，誓斬樓蘭，探我藩服。一戰再戰，前倭後登，風毛雨血，浩氣憑凌。下士轉軍，狂琦外國，畢竭殲滅，軍民一體。既克百靈，旋復大廟，血肉同體，川原永耀。該說既成，眾觀既成，雖經冰霜，取財光精。策軍都連，異代同軌，國魂沉沉，隨而後起；風雲正急，益念總統；豐功待紹，責在同仇，銅柱銘勳，燕然勒石。英靈猶生，尙其歆格。嗚呼哀哉，尙鑒。聞錫山祭文如下：維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太原綏靖主任閻錫山，謹以香花酒醴，肅展饗餼之儀，致祭於民國二十五年綏遠守土抗敵陣亡軍民之靈曰：國步艱難，天驕肆虐；胡馬憑陵，邊疆危殆；萬民轉怒，千家號哭，一髮幾危，存亡此卜；地澤多英，民情憤懣；矢志殺賊，同心力戰；臨陣推堅，扶傷繼介；斷服還鄉，甘如飲醇；頑敵披靡，名城克復，身歿沙場，忠在民族；偉績昭宣，千秋炳燭；追維先烈，百感交乘。國難方殷，禍機仍伏；志壯身職，殊助戰緒；殲一孽，心香三祝；浩氣英風，通余誠肅；來格來享，敬在茲禮。呼哀哉，尙鑒。傳主席哀詞如下：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綏遠省政府主席兼晉綏軍訓總指揮傅作義，謹以最前禮，致祭於我抗戰陣亡軍民烈士之靈前曰：這次綏遠抗戰，敵人用飛機大炮，摧殘你們的肢體；毒氣瓦斯，遏止你的呼吸；還加風雪嚴威，刺裂你們的肌膚；但是憑你們熱心的沸騰，終於戰勝一切，完成下列使命：一，盡了軍人守土的責任。二，保全綏遠領土主權的完整。三，恢復已喪失的民族自決心。今天大家到這裏來，都抱着沉痛和深切的憑弔，不僅你們共患難的戰友，還有全國最高的政治領袖，和各省的代表，以及其他各界的同仁。不僅這遠一隅的表現，這是全國整個的敬仰，不僅目前暫時的激烈，這是將來永久的拜崇。我個人對於你們不但表示悲哀，回想起殺敵忠勇反增強了決志。要知道人生的短促，誰能不死，可是死的代價，就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的懸殊。我們後死的人，雖然抱着必死決心，能不能得到了這樣死的機會，又未必都像你們這樣光榮。你們在抗戰的時候拋棄了父母慈愛，推除了妻子依戀，但憑報國精神，而不顧一切；我們未死者，要替你們盡了仰事俯畜的義務，使你們在天之靈，得到安慰。將來一面請政府優予撫卹，一面向社會極力呼籲，以你們這樣壯烈的犧牲，或者引起大多數同情的援助。你們也許對你們的使命，還不大放心，我最代表作一句懇切答復，現在中華民國走上復興之路，相信你們還留下未完使命，一定有着最後的成功。正是你們的鮮血灌下了四萬萬人的心苗；充實了自力更生的信念，只要我們後死者一息尚存，應當繼續着你們所指示的偉大精神，共同奮鬥，我們虔誠的在諸烈士靈前喊幾句口號，權且結束這一篇沉痛的哀思，就是你們為國家之生存而奮鬥，你們為民族解放而奮鬥，中華民國的前途，雖不由你們手裏完全建築成功，可是用你們的鮮血來開闢了一條新的路線。你們看我們要循着這條復興大路，踏着你們光明的血跡，一致努力前進，前進，勇猛的前進。

日經濟考察團抵華

日經濟界要人兒玉等一行，十二日離日，十四日抵滬，當晚晉京，應我當局之招待，將委員長並由重山趙國首都接見兒玉等。預定兒玉等十七日回滬，參加十八日之中日貿易協會首次大會。聞該會並無重要提案，日方提出之問題，將在會外討論。

團員一行共十三人

該團一行十三人中，除兒玉外，尙有在華日本紡績同業會委員長（日華貿易協會副會長）飯尾一二。三菱商會社顧問（日華貿易協會理事）

三宅川百太郎。朝鮮銀行總裁加藤敬三郎。東洋紡績會社社長兼大日本紡績聯合會委員長（日華貿易協會理事）莊司乙吉。日清紡績會社社長（日華貿易協會理事）宮島清次郎。住友銀行常務理事大平賢作。日清汽船會社社長（日華貿易協會理事）堀新。豐田紡績會社社長豐田利三郎。三井物產會社常務理事石田禮助。三菱合資會社參事秋山呈禮。日華實業協會理事（日華貿易協會理事）油谷恭一等人。均係日金融實業界之中堅份子，年齡均在六十歲左右，年高望重，在社會上有深厚之聲勢力，且多半曾經到過中國，與中國人士發生過相當之淵源。惟其中有一年齡最小，且從未來過中國者，係大日本製糖會社之社長藤山愛一郎。藤山氏今年僅四十一歲，較之其餘諸人，自是「後進」，但榮根基非常雄厚，係已故糖業巨商藤山雪太翁之長男，現為該相繼城豐太郎之婿，擁有百萬以上遺產，在日本金融實業界中有舉足輕重之魄力。現除任製糖業會社社長外，並擔任糖業聯合會會長，東京株式取引所理事，東京商工會常務議

員，在東京少壯實業界中，居於領袖地位，時常以活躍之姿態，在政黨背後，左右一切。在日本社會上已擁有卓立不可動搖之勢力。乘係慶應大學之高材生，畢業之後，又到英國留學數年，對於國際情勢，有深透之認識，因為受過歐美文化之薰陶，所以思想開闊，比較開明，與一般日人之見解頗有出入。渠不喜為狹隘的國家主義者，對於軍部之行爲，常抱有一種非難之態度，渠如一西洋傳教士，有樂善好施之性情云。

京中日當局之歡宴

一行十五日晨七時抵京，上午十時謁慶後，由兒玉領導至林主席，汪主席，蔣院長，孔副院長，吳實長，張鐵長，俞交長，馬市長等處各留名

刺致敬，旋又推派會員分頭至各院部會晉謁各長官致意，午應川越歡宴，王龍惠，蔣作賓，許世英，吳鼎昌，俞飛鵬，張嘉璈，陳樹人，翁文，徐謨，陳介，程天固，彭學沛，馮超俊等四十餘人被邀作陪。席間首由川越致辭，大意謂今日設宴全爲介紹來華出席中日貿易協會大會之日方各代表與中國政府方面要人相見，承王外長許大使華光臨，不勝欣幸。近年中國建設，日益進展，上下一致努力，于近代國家之建設，日方已漸次發生諒解對華新認識等論調。各國員此次來華，湯留時間雖短，但以其專門智識作正確深切觀察，必能獲得深切之認識，帶回日本；日方團員均爲日財界有力份子，當可將其專門智識及經驗供獻於中國，同時日代表來華，自可促進融和兩國國民之感情，爲調整國交之基。有人說，此爲決定問題之先決條件，亦頗有理由。因爲感情融和，則一切問題可以解決，兩者互爲因果，故須努力使兩者均得實現；此次經濟團來華，對國民感情之融和，想必可以得相當的成就云。次王外長答辭，大意謂：今日承川越大使設宴，介紹日經濟界諸重要領袖，至感謝；大使曾表示，此次日代表來華考察，對增進兩國邦交，必有良好之影響；並謂增進邦交，須先融和兩國國民感情，本人亦同此感想，本來中日兩國鄰居東亞，本應互相親密，共同致力於世界文明之改進。但何以兩國民間目前猶常有中日仍須親善之表示，且此種表示反覆高唱不已，由此可證在兩國人民之間似有若干隔膜，希望此次來華之日經濟界諸領袖，乘中日貿易協會大會之際，與我經濟界領袖開誠布公交換意見，俾得共同努力於兩國邦交之增進。王詞畢，應敬，全體於下午四時三十分應交德兩部長茶會，俞張親至出席招待。晚應吳實長歡宴，

席間吳氏致詞，原詞如次。春風獨歸中，來歡迎嘉賓，舉坐當不勝愉快，今天的嘉賓，是東鄰經濟界最有力的領袖，爲謀兩國經濟之提攜，不辭遠道而來，這是兩國人士所當感謝的；尤其本人，現爲中國實業行政長官，且曾於前年參加中國經濟考察團赴日本觀光，故就過去現在公私兩地位言，更多特別親切感想，而抱無窮期望於諸君。回憶本人前年赴日，正與諸先生此次來華抱同一之目的，可惜東渡時期，恰交冬季，空氣先天一天的寒冷起來，我們去播撒的經濟提攜種子，不免爲冰雪所摧殘，未得發育生長。今諸先生之來，正值仲春，空氣日益和暖，我相信諸位先生撒播之種子，一定可以蔚然成林，保障兩國間空氣長在春風沐浴中，中日兩國間，經濟必須提攜共進，乃係自然的道理，而不能早日完全達到此目的者，或係人爲不善。我想提攜兩個字，就其目的言是「互利」，不是「獨善」，就其方法言，是「握手」，不是「摩拳」，中日兩國人士，若瞭然提攜兩個字之真象，所謂中日兩國經濟提攜之希望，必可達到無疑。本人亟盼望中日兩國經濟界人士，尤其中日貿易協會諸先生，將兩國間人爲不善各點，藉嘉賓來華之機會，切實的交換意見予以研究討論。我相信一定可以發見光明正大之途徑，俾今後兩國朝野間，得以共同邁進也。藉以共詞，敬祝兒玉團長暨諸位先生健康與成功。繼由兒玉致答詞。首述感謝招待盛意，次謂前吳團長曾赴日，正在冬季，天氣惡劣，其時中日貿易協會尚在草創，現在又屆春令，天氣漸趨緩和，中日協會比較自可多得活動之機會，爲兩國利益盡力。好在吳團長亦爲本協會發起人，對於本協會之會務，希望多予匡助云。繼由朝鮮銀行總裁加藤三郎演說，略謂本人今日以日本國民之地位說話，深覺今日中日兩國感情不十分融洽之原因，或在兩國地位太接近，相互間太明白之故，中日兩國文明近來多取法西洋，因此兩國對於西洋學術皆有崇敬之心，而兩國相互間則反缺少崇敬之觀念。中日兩國猶似夫婦，能相敬相讓，則愛情彌篤，雖偶有爭執，終可言歸於好等語。



日外交動向仍閃爍